

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改革刍议

[法]卡兰姆 (Pierre Calame) / 文

刘云虹 / 译

法国工程师学校已经落后了。高等教育改革战略将长期进行。法国工程师学校的关键并非弥补差距,而是构想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一种新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概要

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及其军事技术学校大体上于一个半世纪前确立。学校的分散——由于附属于不同的部而使这种分散更为加深——和管理方式——领导们前赴后继却缺乏真正的延续性——使其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模式性。相反,它们已经在国际舞台上被超越、被远远胜出。

但高等教育范畴内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而对社会的和社会精英的培养必须经历一次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与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范围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也和创建一种大学、科学机构及社会之间的新型契约的必要性有关。在这些条件中,有待建立的工科技教育的新的协调应该立足于一种绝对发展的眼光,以便重新拥有过去的优势。

本文依次阐述:

1. 21世纪技术大学的基础
2. 能够在所有层面上根据积极互补原则保证最大程度的统一和最大程度的多样性的组织方式
3. 改革战略的各种因素

主题关键词: 社会契约;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道德; 责任; 跨学科性; 统一与多样性的关系; 干部培训; 制度的逻辑性; 改革战略

地理关键词: 法国; 欧洲; 世界

主要涉及对象关键词: 教育界人士; 工程师; 企业; 研究人员

方法关键词: 网络活力

1 21世纪技术大学的基础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事实上,它在双重意义上如此:

首先因为,改革重大制度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当改革并非仅仅在于更改组织机构设置,而是更改教育的根本观念或对教学人员的培训;其次因为,大学课堂里培养的年轻精英们将长久地保持他们在学校课堂里获得的思想体系和知识,并在三十年之后,当他们肩负社会责任时把这些思想和知识付诸实践。因此,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思考针对的时间范围是一个世纪,而非十年,更不必说一年。

一般来说,大学,尤其是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及其军事技术学校,是这种缺乏生气的最好说明。一个又一个大学以现在的形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特别是和冯·洪堡特的普鲁士大学一起出现。这种我们目前仍在大体上沿用的现代大学本身是一个漫长的分化、离析和专业化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宗教和科学的分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离;专门院系及研究中心的创建。

在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的情况中,让技术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愿望形成最初的动力,说明了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及其军事技术学校特别的制度构成——以十分独特的方式把行政干部和私营部门干部的培训结合起来。

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体制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典范,大部分后来创立的工科学院或多或少地从这一创建灵感中得到启发。然而,这种启发和灵感逐步枯竭,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也失去了它的先锋作用并渐渐不再是众多学校中一所好的学校,尽管它对学生的挑选非常严格。国家的行政部门和军事地位失去了年轻的精英服务于人民这一特征,而只是众多学校中一所为了确保良好职业形象的尖子主义学校。

相反,体制的弊病却越来越明显:在高等教育市场越来越国际化时仍固守民族主义观念;分隔成附属于不同的部的小自治单位;规模与真正的经济活动以及所提供的多样化培训不协调;对领导职能的管理方式限制那些富有想法、深信能在危机阶段——这是任何有抱负的改革战略中不可避免的——保留他们的职位的人长期担任领导工作。

震惊地意识到上海市进行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所揭示的相对衰落,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及其军事技术学校可能被模仿和尾巴主义、被一种“弥补差距”的行动所吸引。在我看来,这一战略是严重错误的。首先因为,它从“狗的曲线”中得到启发:不断致力于根据先锋来定位,这样人们最多只能追赶而永远无法超越。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本身面临一种非常严重的危机,著名的“领头羊”也不能幸免于此。缔造了大学和社会其他部分、科学机构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或暗或明的社会契约正四处出现问题。大学特权捍卫着面向社会期待或甚至与之相悖的客观知识的堡垒,这一想法不再符合我们时代和刚刚到来的这个世纪的需要。同样,一种根据自身逻辑发展、没有受到合理的社会和民主监督的单纯研究

• 选自《思考》,夏尔-雷奥波·马耶尔人类进步基金会,2005年1月7日。

